

庫倫旗文史資料

第三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庫倫旗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谨以此书献给

二十一世纪

库 伦 旗 文 史 资 料

第 三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库伦旗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99. 10

為政協《文史資料》題

益於當代
惠及後世

鮑常青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廿日

中共庫倫旗委書記、庫倫旗人大常委會主任鮑常青

為本刊題詞

序

时光如梭，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新旧交替。在迎接新世纪，面向辉煌未来的时候，《库伦旗文史资料》第三辑与读者见面了。

这一辑共收录28篇文章。这28篇大都出自在库伦工作多年的老同志之手，是他们亲身经历的真实记录。

我们在编辑出版这一辑的时候，在注意具有统战特点和“三亲”（亲历、亲见、亲闻）特色的同时，尤其注意选题，即注重选取对我旗影响较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题材。从而使这一辑集中地反映了在建国初期我旗各条战线的工作都在十分落后的基础上起步。我旗老一代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畏艰辛，呕心沥血，忘我工作，勤奋创业的历史事实。读后让人感同身受，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确实来之不易。以及受到鞭策和鼓舞。为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奋发向上，勇往直前。

我们专门收集和整理建国后的史料，编辑成册出版还是第一次，目前在各地文史资料中尚不多见。这是我们的一次尝试。既是一次尝试，难免有失误和疏漏。恳请惠顾这一辑的读者予以评论，并提出批评和建议。

最后，如上面所说，这一辑大部分文章出自已逾花甲之年，古稀之龄的老同志之手。他们发挥余热为我们撰稿，为

目 录

回忆库伦旗第二期地方干部学校·····	满 平 (1)
辽沈战役发起后我在库伦和彰武的一些见闻·····	

齐克奇 (7)

记蒙汉群众合作社·····	巴义拉 (11)
库伦旗八大公司情况概述·····	占布拉 巴义拉 (14)

库伦旗第一个文艺宣传队的创建·····	王金宝 (18)
建国初期的库伦镇群众文艺活动·····	刘瑞卿 (24)
全区文化现场会议见闻琐记·····	齐克奇 (27)
库伦旗乌兰牧骑的组建及其前后·····	

巴特尔 照梅荣口述 那 沁整理 (31)	
电影放映中的对口型对白解说在库伦·····	包 海 (35)

难忘的记忆·····	
------------	--

——乌兰牧骑在全国巡回演出

海 棠供稿 巴特尔整理 (38)	
从《安代之歌》到《安代传奇》·····	齐克奇 (50)

泊白中心完小的建立·····	则英尔布 (55)
----------------	-----------

回忆库伦中学建立初期的情况·····	
乌日那口述 肖继斌整理	(60)
库伦旗第一所半工半读学校始末·····	肖继斌 (63)
回忆我的教学生活13年·····	朝格吉勒图 (66)
屡遭挫折 不改初衷·····	
——回忆我的从教生涯	董文中 (71)
追述对南稻田发生人间鼠疫的防治·····	崔印德 (79)
记哲盟政协驻库伦委员工作小组的 建立与活动情况·····	乌利吉 (83)
记国庆10周年展览并由此想到的·····	齐克奇 (87)
碑树杏林 美留人间·····	
——怀念我的父亲刘树堂大夫	刘沛赢 (91)
我所知道的杨春发大夫·····	齐克奇 (96)
防痨战线上的拓荒人·····	
——记库伦旗结核病防治所原所长明 嘎	
赛 音供稿 齐克奇整理	(101)
回忆我的父亲杨阜财·····	杨进学 (106)
德木其格色冷喇嘛·····	希利布整理 齐克奇翻译 (110)
追思丹巴同志·····	齐克奇 (114)
怜君头早白 其志竟不衰·····	
——记实验小学老校长则英尔布	
吉日嘎拉整理 齐克奇翻译	(120)

记版画家格日勒图 齐克奇 (126)

对《锡勒图库伦旗蒙古族姓氏初探》

一文的补正 齐克奇 (131)

回忆库伦旗第二期地方干部学校

满 平

1946年初，八路军进驻库伦，为了给培训一批地方干部，由辽西省第五分区在库伦街开办一期地方干部学校。学员除库伦的居多数外还有来自阜新、彰武和科左前旗。我家住塔敏查干以北的偏远乡村，信息闭塞，在这一期开学时未能赶上。后来虽赶上了第二期，但由于形势突变，险情丛生，而短短的一个学期过得很不平静。五十年前的这一段经历，现在回忆起来其情其景历历在目，我从事新闻工作多年，爱执笔为文，将这一往事写成短篇，以飨家乡的读者。

(一)

于1946年春末大刮黄风的一天，布仁同志来到我家，他见了我问道：“现在你在家干什么呢？”我回答：“放羊，打柴呗。”他说：“青年人，念过书有文化，应该参加工作，为大众出力效劳……”。他说的话当时我还不大理解，误以为为大众出力效劳就象当长工一样，给人家干活。他给我解释了半天，又提到我所熟识的几位同学的名字，说他们都已经参加工作，有的正在入学学习。听到熟人的名字，他们有的入学学习，我才有所动心，表示自己想去学习。于是布

仁同志给我写了一张介绍信。信上简略地介绍了我的学历。我拿着他的这张介绍信，立即动身赶到库伦街。地方干部学校校址在库伦南街尽东头昔日的广合店院内，我走了进去见到几位同学，他们十分热情，对我表示欢迎。我们正在交谈时上课铃响了。我把布仁同志的介绍信交给了学校工作人员，他们接过介绍信告诉我说：“这一期眼看就要结束，你等下一期开学，到时候一定通知你。”这样，我只好等待下一期开学了。

(二)

约于5月末6月初，我接到了通知，要我立即赶到旗政府报到。当时旗政府设在库伦北街伪满兴农合作社大院内，我牵着马走进院内不知找什么人报到，正在踌躇不前之际，有一位身穿军装的人走过来问我：“你找谁？”“我是来上学的。”他听了我的话转身走了进去，不一会儿我原来在皂户沁国民优级小学校念书时的老师德力黑走过来，他一见是我：“你才来啊！他们已经走了，你等下一趟车吧。”原来地方干部学校第二期不在库伦街开办，而搬到离库伦街很远的敖彦好若努图克所在地（今六家子镇树林子屯）开办。接着他又问：“你还带来了什么？”我指着我骑来的马回答说：“就是这匹拐腿马。”他说：“你托人把马送回去，可把马鞍子留下，这里正好缺马鞍子。”这样，马鞍子就算被征用了。后来我把这件事当一回事，在干部履历表上的《过去对革命有何贡献》一栏内填写进去。如今想起来觉得当时的我多么幼稚可笑！第二天，我们有四五个人乘坐一辆大车前往敖彦好若报到。

第二期地方干部学校和第一期不同，第二期由旗里开办，学员全都是库伦人，共约40来名。其中象我这样学生出身的人占多数，也有一部分伪职员，还有当过伪国兵和伪警察的人。在当时看来，只要你识几个字就是有用的人才。学校校长由德力黑和陈角榆二人担任。给学员讲课的主要有旗委书记刘化东，副旗长孙馨远，还有一位穿着打扮完全象个男同志的，名叫迪明的女同志。管后勤的有朋斯格同志。课程内容为政治、时事、社会发展史等。没有课本，后来发一本油印的《启蒙课本》，第一讲是“劳动创造世界”。老师给学员讲一两个钟头，接着学员用半天时间进行讨论。老师讲的课，最初我们不大懂，由于我们的汉文和汉语都很差，加上讲课的都是从关内过来的老八路，口音不象北方人。尤其对有些名词术语我们简直听不懂。因此，陈角榆同志反复讲，一再解释。至于生活比较艰苦，伙食很差，蔬菜和肉类极少，每到周末改善一次伙食，这所谓的改善只不过是在熬的菜里加一点点肉而已。学校经常开展一些文娱活动，就是大家到一起唱唱歌或搞些游戏。记得有一次，我们大家同老师们一起围成个圆圈席地而坐，有一个人手中拿着手帕在大家的身后绕着跑一圈，并把手中的手帕悄悄地扔在某个人身后，跑完一圈，如果那个人尚未发现其身后的手帕，便让他站出来给大家唱首歌或当众出个洋相。我不会唱歌，未发现扔在身后的手帕，不得已模仿着老师在课堂上讲课时的动作，摊开手臂，喊一声“蒋介石很快就要完！蛋啦！”逗得大家哄然大笑。

这样，我们在敖彦好若度过了一个多月的学习

生活。

(三)

在前些年敖彦好若和左近村屯曾经发生过鼠疫。我们的学习正在上轨道开始顺利进行的时候，这里又发生了鼠疫。其来势之猛，速度之快，令人措手不及。头天听说有人得病，第二天就听到他死去。后来听说在一天之内死去好几个人，有的人上午给别人送葬，下午自己就死去了。在这样使人惊恐的情况下，我们的课程被迫中断，学校当局不准我们随意出入，更不准到外边串门，弄得我们不知所措。正当这时学校当局突然发出通知，叫我们赶紧收拾行装，准备出发。我们急急忙忙地排队出发。过后听说当我们离开敖彦好若的时候，屯子里已经死了20来人。

我们离开敖彦好若路经杏树洼来到满斯屯，继续学习。这里的条件不如敖彦好若，一没有宿舍，二没有集体伙食，学员分散到居民家吃住。由校方给居民家供应粮食。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了。

(四)

学校搬到满斯屯来已经进入7月份。7月中旬，内蒙古自卫军十四团一连在旗所在地发动武装叛乱的消息传到学校来。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给学员心中投下了阴影。特别是在年纪稍大，有一定社会活动经历的人中间发出各种不同的议论和猜测。有个名叫白音巴图的人，曾经当过伪警察，为人阴险而又骄横，有时在课堂上跟陈角榆顶嘴和诡辩。以及无

理取闹，搅乱课堂秩序。在十四团一连发动叛乱的消息传来的第二天他就不见了。事后听说他把学校的一匹马偷着骑跑了。7月17日他竟跑到敖彦好若努图克政府所在地，策动努图克小队叛变。努图克政府和旗政府杏树洼办事处工作人员被缴械。之后他窜逃到阜新投靠国民党当上了热河边区军骑兵团团长，后当了库伦旗保安大队大队长。

在白音巴图叛逃事件发生后的最初两天内，学校当局对学员保密而保持沉默，可是在学员中间纷纷议论起来后，不得不公开表态，说白音巴图一人叛逃无关大局，要求大家继续安心学习。然而形势的变化十分严峻，叛军在北部坨子里活动，继续招降纳叛，其势力在不断扩大。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学校当局经常开会研究对策。后来听说，在变兵中有人扬言：八路军在满斯孵小鸡，要给浇上滚开的水，烫死在窝里。形势险恶，我们的学习再一次中断，学校第二次转移。有一天晚上，夜深人静，大地沉睡，我们却悄悄地离开满斯屯，用打游击战的方法，一路几经变换口令，绕了个大弯儿，来到乌兰岗屯打个盹儿，次日天未亮即出发继续急行军，在哈达营子屯打尖后来到库伦街。我们利用皂户沁小学的房屋继续学习。但是，形势的变化越来越紧张，政府方面为争取叛军归降而所做的努力未获成功，双方的谈判宣告破裂，判军终于窜逃到阜新被国民党收编。并策划对库伦发动袭击。闹得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学校只好停办，让学员提前结业。这时我们每人领到一张毕业证书，并领取一套黄绿色军装。有10多人被补充到旗大队当兵，另有几名到政府机关当干部，其余的全

都被分配到农村当嘎查秘书。我被分配到下养畜牧嘎查当秘书。

以上所述，便是我走上社会第一步路程的情景。

辽沈战役发起后我在库伦和

彰武的一些见闻

齐克奇

于1948年10月初，我从旗委文艺宣传队调到旗政府工作。那时辽沈战役已经打响，库伦旗做为后方，支前任务随之而加大。参战部队陆陆续续地取道库伦镇开往前线。依稀记得有一次有几十辆汽车路经库伦镇，镇内居民惊奇地发现原来“小米加步枪”的八路军竟有这么多汽车满载着士兵和军用物资开赴前线？我还记得有一次由朝鲜族人组成的担架队路过库伦镇，这支担架队人员身穿全新的蓝色棉制服，显得特别整齐。所有这些部队或担架队在库伦镇一般都停留一两天时间。这时，全镇居民都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主动腾出房间让他们休息好。而旗里保证对他们的粮食供应。这里顺便提及的是，前一年，即1947年库伦旗遭受旱灾，农业欠收，全旗农村牧区和城镇普遍缺粮。旗直机关干部一日三餐全是掺野菜的特稀粥。尽管这样，对路经部队的粮食供应不能打任何折扣。好在当时农村秋收已告结束，经过土地改革，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当年的农业好于往年，在党和政府提出的“发展生产，支援前线”的号召下，农民突击打场，踊跃送粮，从而对路经部队的粮食供应

便有了确实的保障。正在这时候我来到旗政府报到，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旗长韩海清对我说：“现在财粮科的工作特别繁忙，人手不够，你先到那里帮忙一段时间，对你的工作分配问题以后再谈。”这样我就到财粮科去帮忙，财粮科给我分配的工作是收粮入库，每天从早到晚没有别的，竟和磅秤打交道。大约干了半个月20天，到了10月下旬的一天，副旗长韩海清或政府秘书室秘书周云鹏（我记忆有点模糊了）把我叫去，我以为是谈工作分配问题，可是我猜错了，原来是让我出差到彰武县城，索回解放军某部路经库伦时所欠的粮票，时间紧迫，务于次日清早起程。当时我在心里想我单枪匹马去彰武，往返用4天时间，将从彰武带回来数目不少的粮票，途中一旦有什么闪失，该作何交代？我便大着胆子要求再派一位汉族同志跟我一起去。我所以提出要一位汉族同志跟我一起去，是因为我的汉话说得并不流利，无论到彰武县城找某部联系，或在途中投宿都不大方便。领导采纳了我的意见，当即指定旗政府管理员张作雨同志同我一起前往彰武。张作雨同志系库伦镇人，当时已有50来岁。

第二天一早，我和张作雨同志各带一支三八式马大盖（日式马枪），骑着马出发。下午一进哈尔套镇，我们所看到的情景和库伦这边大不相同，到处是国民党廖耀湘部临时修筑的工事，据哈尔套镇人讲国民党兵一进哈尔套镇就修筑许多工事，把居民的门板都拆下，甚至把箱子盖都拿去用了，这样修筑的工事从哈尔套镇到彰武县城的公路两侧随处可见，在每个工事里边都留有三五个大小不等的美制食品饭头盒。看来国民党兵真会受用，吃的是美国饭头，